

● 向阳湖文化丛书

李城外 / 编



向阳湖纪事

——咸宁“五七”干校回忆录

上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向陽湖紀事

周巍峙題

咸寧“五七”干校回憶錄



李城外／編

上

武漢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阳湖纪事—咸宁“五七”干校回忆录. 上/李城外编.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10

(向阳湖文化丛书)

ISBN 978-7-5430-4532-3

I. ①向… II. ①李… III. ①五七干校—史料—咸宁市

IV. ①D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1681 号

策 划:彭小华 李城外

编 者:李城外

责任编辑:李 俊

装帧设计:刘福珊

扉页题字:周巍峙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wuhanpress@126.com

印 刷:湖北通山金地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34.125 字 数:840 千字 插 页:8

版 次: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90.0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总序一

抢救向阳湖文化是 有意义的工作

余小文

湖北咸宁将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视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加以发掘研究并成书、成史，我十分赞成。这件事不仅对鄂南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有意义，对我国当代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也有价值，能给今人和后人留下点有分量、可供思考和借鉴的东西。因此，从这两方面来看，我对咸宁市和咸安区重视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非常赞赏，积极拥护。

1969年我下放向阳湖时，正当不惑之年。一家四口下放干校3年，对自己有意义，对孩子也有意义。我的人生经历，在咸宁这一段应该说是重要的。早在1996年5月李城外就曾登门采访，我当时不太愿意回忆这段往事，一直没有写出有关文章，因为感到怎么写都很难写出有积极意义的东西，是身在向阳湖不认识向阳湖。虽然自己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但也不能给志向高远的年轻人泼冷水。是李城外感动了我。十多年来，他坚持不懈地专注于此事，埋头苦干，是值得学习、令人敬佩的。向阳湖文化能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能产生今天这样的影响，李城外功不可没，起了第一人的作用。他采访了很多，发表了很多文章，也约写了很多回忆，有了明显的工作成果。他的执著

精神使我逐渐转变了态度。2009年新年伊始，咸宁市和咸安区又在北京举办向阳湖文化人联谊会，我欣然赴会，还有近100名“五七”战士及子女“向阳花”们参加，省文化厅、新闻出版局的领导也到了场，可见向阳湖文化开发由个人行为变成了政府行为，这项活动自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李城外在继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向阳湖文化书系后，又编著了一套“向阳湖文化丛书”，即将出版，我表示衷心祝贺！

我认为，40年前大批干部下放“五七”干校，是不应该发生的，就像“文化大革命”不应该发生一样，因为它本身就是“文革”的产物。但辩证地看，这批人在那里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也受到了锻炼，也会产生积极的东西，就像苦难的历程也可以产生伟大的作品一样。“文革”时期，在一种不正常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文化部不务正业、整个地搬到向阳湖去了。不仅仅是部里的干部和直属单位的文化人，还有他们的家属和子弟都去了，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怎么写？我看是要从不该发生的事件中总结吸取历史教训。因此，不要回避文化部，因文化部有它的特点，它既有党政干部，还有一大批文化人，是一般的干校代表不了的，身份也是别人不能代替的，在干校的作为也是别人代替不了的。这些文化人可以写日记，可以作诗、画画，还可以写文章著书，这种独特的经历和作用也是别人代替不了的。我看了陈白尘先生的女儿陈虹写的去向阳湖寻访父辈足迹的文章，觉得很好，读起来感到亲切，能够引发我回忆这段历史。如原文化部副部长李琦患有高血压，他挑着担子在向阳湖的“452”高地劳动，几乎倒在那里；还有一位副部长徐光霄得了严重的哮喘，他在向阳湖干拉风箱的活，大家于是说“两个风箱一起拉”，可见多么辛酸。可值得称道的是，我们的作家、文艺家在那样的一种情况下，也没有丧失他们的信念，他们以自己的行动深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这就值得深入挖掘。当时我们被视为接受改造的，但是心里并不服气，怎么文化部的干部就那么不好？我们一样都是党的干部嘛！文化部同志的政治素质并不比其他部的同志差，怎么一到

文化部就成了染缸，成了黑的呢？所以那时候心里有气，有时候还爆发出来，顶撞“左派”。这批文化人把亲身经历写出来，能够比较深刻地反映当年的社会现象，使人们不忘这段历史。

我们反思“文革”，不应该忘记向阳湖这一历史现象。因此，抢救向阳湖文化，不要回避文化部，回避“五七”干校。深入研究这种现象，对揭露“文革”更深刻，对后人更有价值。既然发生了，不能不留下历史的资料，不能不留下相关的作品。我们就应发掘它，研究它，从中找到积极的东西，警示后人和今人的东西。所以说，把这篇文章做好又是值得的。咸宁是全国开发干校文化的发源地，卓有成效，填补了当代中国文化史的一段空白。抢救向阳湖文化，会唤醒人们认识历史，吸取历史教训，有它的认识价值，认识社会、认识历史。既认识我们党是正确的，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也认识我们党的错误和干部队伍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不要纠缠过去的陈年老账。要充分挖掘向阳湖文化积极的内涵，它给今人和后人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不管是政治层面、历史层面、文化层面，都是值得的，都是需要做的。党的干部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得到咸宁人民的支持、理解、爱护和关照，这也是值得歌颂的。因为向阳湖“五七”干校都是文化部系统的干部，后来又分出来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作协、文联、出版单位。建议湖北、咸宁的同志争取这些部门的支持。在需要支持的若干事情上，得到他们的关心是必要的。老同志身体还好的话，也可以帮助做点事，疏通一点关系，在关键时候助一臂之力。如“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正在申报“国保”文物单位，文物专家们义不容辞，都应积极出力，早日促成。我愿意在有生之年，积极支持咸宁做好向阳湖文化开发工作。总之，真诚地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向阳湖文化取得更大的收获，产生更大的影响！

是为序。

（作者系原新闻出版署署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

总序二

一座纸上的“干校博物馆”

吴济民

世界是平的。随着新世纪的步伐即将走过第一个十年，一部世界史正重新书写，而列宁的名言“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们仍铭刻在心。回望十年“文革”史，我们的民众需要自省，我们的民族需要反思。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有识之士不仅积极呼吁，并身体力行地做着开拓性的工作。于是，新的名词“向阳湖文化”随之应运而生。

向阳湖是原文化部“五七”干校所在地，曾下放这里的文化人达六千之多，汇集了中国一流的文化精英。这些“五七”战士在咸宁干校期间，有的沉默，有的沉沦，更多的是承受，也有少数人抗争。他们在患难中每每体会真情，逆境中从未放弃希望，既亲历了命运大跌宕的强烈反差，又目睹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艰辛。这段岁月引发他们痛苦的思索，激发他们不懈地追求，对干校结束以后的人生产生了极大影响。向阳湖的历史，无疑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史的一部分，注定也会成为当代政治史和社会史的一部分，其研究价值和抢救意义不言而喻。

时空在变幻，历史在沉思。咸宁市向阳湖文化研究会自2000年端午节成立以来，以挖掘“向阳湖文化”为己任，在全国可谓领风气之先。

这支团队在会长李城外的带领下，抢救、整理了大量书信、日记、



回忆录,收集了不少老照片及实物,同时还编辑有关文史资料专辑、创办《向阳湖文化报》、拍摄专辑片、发行纪念封、建立网站、出外讲学,从而使向阳湖名声大噪,引起海内外文化界瞩目。向阳湖这块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还被列入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鄂南一处新的人文景观。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向阳湖的历史也许早已烟消云散,“向阳湖文化”至今仍将是一块无人开垦的处女地。

荣获首届中国出版奖的武汉出版社以独特的战略眼光和气魄,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继2006年推出颇具社会影响、获得广泛好评的“潜在写作文丛”之后,又隆重推出全国第一套干校文化丛书——“向阳湖文化丛书”,为特殊时代留痕,为文化名人存照,功莫大焉。本丛书的出版,就如同建了一座纸上“干校博物馆”。它包括《话说向阳湖——京城文化名人访谈录》、《向阳湖纪事——咸宁五七干校回忆录》(上、下)、《向阳湖诗草》、《向阳湖文化研究》、《城外的向阳湖》(上、下)7本,是向阳湖文化研究成果的首次集中展示,对推动全国“五七”干校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影响,不仅在国内,还会波及海外;它的价值,不仅在当代,更会流芳后世……

(作者系原国家文物局局长、故宫博物院院长、
国际博协亚太地区主席)

目

录

总序一	宋木文(1)
总序二	吕济民(4)

上

和郭小川一起到咸宁	冰 心(1)
在向阳湖的难忘日子	萧 乾(4)
咸宁干校散记	臧克家(11)
忆云梦泽	陈白尘(15)
武汉三宿记	楼适夷(25)
忆向阳湖畔十个无罪者	韦君宜(30)
干校惊雷	周汝昌(38)
焚书记	陈 原(44)
向阳湖里向阳人	
——周巍峙在咸宁	佟 韦(47)
冯雪峰与我放鸭子	陈早春(56)
中国作协与咸宁干校	涂光群(64)
追思干校中的金镜	胡海珠(80)

向阳湖梦忆	刘炳森(91)
咸宁干校记什	洁 泯(98)
向阳湖点滴	顾学颀(118)
咸宁漫忆	文洁若(129)
向阳湖观渔小记	王世襄(143)
咸宁六记	唐 瑜(146)
人间自有真情在	周 明(160)
向阳湖畔	舒 芜(165)
一个先遣队员的回忆	李昌荣(183)
和冯牧看守草料场的日子(外一篇)	杨匡满(190)
在泥泞中行走	吴泰昌(202)
谁之过?	汪 莹(206)
我当炊事班长	王树舜(222)
“五七”路上遇险记	谢明清(228)
苦乐甘辛话“向阳”	杨子敏(233)
云梦之“梦”	
——忆“五七”干校之一	胡德培(249)



五年零三个月的干校生涯	牛 汉(258)
我们夫妻的“超蜜月”	绿 原(267)
四季拾零	
——向阳湖生活杂记	谢永旺(271)
国庆中秋忆向阳	
——难忘咸宁干校	崔道怡(277)
围绕几个重要问题的回忆	冀 勤(292)
向阳湖杂记	黄 葵(303)
“最亲密的战友”	庄浦明(315)
咸宁杂记	王以铸(327)
长忆向阳湖	丁 宁(336)
向阳湖旧事	鲁 原(347)
故官人在咸宁	杜迺松(357)
向阳大会师,千古一风流	卢永福(361)
记王子野两次死里逃生	张惠卿(371)
向阳湖二题	吴桂凤(375)
我所珍视的“手抄本”	程代熙(383)

向阳湖之冬	刘岚山(389)
湖北咸宁干校散记	孙一珍(394)
向阳湖·胶东湾	召明(427)
嘉鱼买鱼	甘棠惠(435)
我家安在了向阳湖	杜贤铭(441)
老五连纪事	吴松亭(450)
怨也向阳,念也向阳	阎纲(460)
忆故宫“家属连”	魏文藻(467)
双溪挖煤追记	于志明(475)
一次难忘的耕田比赛	林光(481)
回归之前	杨静远(486)
我所知道的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	李晓祥(501)
文化部“五七”干校散记	张士安(506)
未在名单上的“五七”战士	李小文(518)
插图目录	(523)

和郭小川一起到咸宁

我和郭小川熟悉，是1955年他在中国作协当党组副书记的时候。我们曾一同参加过1958年8月在苏联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他似乎从来没有称呼我“同志”，只叫“谢大姐”。我对他也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地爱怜。我觉得他在同时代的作家群中，特别显得年轻、活泼、多产，才华横溢。关于他的诗作，读者们早有定论。关于新诗，我又早已是个“落伍者”，在此就不多说了，我只想讲些我和他两人之间的一些事情。

“十年浩劫”期间，作协的“黑帮”们都囚禁在文联大楼里，不准回家，每天除了受批挨斗外（我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在我上面还有“四条汉子”以及刘白羽等大人物！我每次只是陪斗），就坐在书桌旁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是一边看书，一边手里还编织一些最不动脑筋的小毛活，如用拆洗后的旧毛线替我的第三代的孩子们织些小毛袜之类。小川看见了，一天过来对我说：“大姐，你也替我织一双毛袜吧。”我笑了，说：“行，不过你要去买点新毛线，颜色你自己挑吧。”第二天，他就拿来几两灰色的毛线，还帮我绕成圆球，我立刻动手织起来。一天后织好交给他，他就在我面前脱下鞋子，把毛袜套在线袜上，笑着说：“真合适，又暖和。谢谢大姐了。”这是我一生中除了家人以外，替朋友做的唯一的一件活计！

大约是1969年以后吧，作协全体同志都被下放到湖北的咸宁干



校去劳动改造。我们这一批“老弱病残”如张天翼、陈白尘等人和我下去得最晚。小川虽然年轻，但是他有肝炎，血压又高，还有牙周炎，属于病残一类，当然也和我们在一起；直到林彪第一号命令下来（总是70年代初吧），连“老弱病残”也不准留在北京了，而郭小川和我却因此于1969年底才从北京出发。我记得，我们两家的家属都到车站送行。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中途到了武昌，住在一处招待所里。那时正是新年，人们都回家过年去了，招待所里空荡荡的。只因为我们来了，才留下一位所长和一位炊事员。晚饭后孤坐相对，小川却兴奋地向我倾吐了他一生的遭遇。他是河北人，在北京蒙藏中学上过学，还是他当教员的父亲千方百计替他弄过去的。他因为年纪小，受尽了同学们的欺负。再大一点，他便在承德打过游击。37年后他到了延安，进过研究院，听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就一



干校风光无限好（“452”高地全貌）

直过着宣传和记者的生涯……他滔滔不绝地讲到了中夜，还是因为我怕他又犯高血压的毛病，催他去睡，他才恋恋不舍地走进他屋里去。

我们在武昌还到医院里去治牙，从医院出来，他对我抱怨说：“你

的那位大夫真好，你根本没哼过一声。我的这个大夫好狠呵，把我弄得痛死了！”

我们在武昌把所有的冬衣、雨衣、大衣都套起穿在身上，背着简单的行李，在泥泞的路上，从武昌走到咸宁。当我们累得要死的时候，作协来接我们的同志，却都笑着称我们为“无耻（齿）之人”。这又把我们逗笑了。

我到咸宁作协干校不久，就被调到湖北沙洋中央民族学院的干校了，从此便和小川失去了联系。

以后的关于小川的消息，都是从朋友们的口中知道的：说是他写了什么诗触怒了江青，被押到了团泊洼；1975年10月，中央专案组派人到团泊洼，澄清了他的问题，分配了工作；11月他到了河南林县；1976年1月9日，他从广播里听到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哭得几乎起不了床”，他写了一首《痛悼敬爱的周总理》的诗，印了许多份，散发给了许多朋友；10月9日他听到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欣喜若狂。以上这些都是我能想象得到的。意外的是，就在当年的10月18日凌晨，不幸发现他在服安眠药后点火吸烟，卧具着了火，竟至自焚而逝！

小川逝世后，他的儿子和女儿曾来到我家里。我的眼泪早已流尽，对着这两个英俊聪明的孩子，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萧 乾

在向阳湖的难忘日子

知识分子下基层体验生产劳动并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原是大好事，也是人人都会拥护的事。可惜那时这种好事却并非出于自愿，不是硬往下赶，就是用形势来逼。1958年右派下去固然是惩罚，但毕竟还只限于不够驯服的一部分知识分子。1969年9月的“五七”干校，强制面就更广了，几乎是全体，而用意也更为深远：要一个不剩地把知识分子从上层建筑中赶出去，以确保那一帮人的江山永不变色。

在永定门上车的时候，我还没想得这么远。当时只不理解，为什么偏偏在国庆前夕那么迫不及待地把大家赶下去。另外，对工宣队把我们移交给军宣队，我心里也有些嘀咕。到咸宁后不久，军宣队就一个个地反复动员，要“五七”战士们把留在城市里的家人，不分老少，统统接下来。那是个不祥的预兆。洁若自然就遵命回京，把两个孩子接了来。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后，才知道原来有个“一号通令”。

然而，在北京蜗居八年，饱经风霜，如今望到那朱色的土壤，起伏有致的丘陵，望到远山近水、风景如画的鄂东南一带农村，胸襟还是为之开阔。

我们住进了一个村庄。它位于去县城的大道上，全村又都姓胡，所以村名“过路胡”。大家分住在农民家里。虎皮石垒起的墙上虽然贴着些气势汹汹的标语，村里除了偶尔听到鸡鸣犬吠，到处都是一片宁静。



我和两个人同屋，其中一位是因拾粪有功被评为“老革命标兵”的清白人，另一个曾被控参加过特务组织。开头只觉得这位标兵很冷淡，后来才恍然大悟：他对住房安排大为光火。敢情，当时论身份，我们是天上地下，如今竟混到一起，难怪他会气愤。干校既然军管，自然全按部队编制。我们机关是大队下面一个连，下再设排和班。领导名单早由工宣队拟好，下来就公布了。我和洁若同连同排但不同班，最初的一年半，只能男女分住。

当晚，房东就喊闺女给打来热腾腾的洗脚水。由于口音不同，相互谈话多少要打点折扣，可那份纯朴热情跟冀东的农民毫无二致。又能同老乡一道生活了，我从心坎上感到欣悦。

很快就发现，这村庄离铁路虽然只有五公里，却真够得上一穷二白。他们一年到头辛苦耕作，秋收后工分算下来，一家除了口粮，简直拿不到什么现钱。没有电，家家户户晚上都点个小碟儿做的油灯。连几岁的娃娃也要牵根麻绳放水牯，似乎也没看见提着书包去上学的。孩子们对我们从北京带来的任何东西，都像第一次见到那样表现出浓厚兴趣。全家大小都围了我那台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看，既好奇，又羡慕。

村里有个风俗，死了人不马上埋，尸首停在敞开的棺材里，乡亲们通宵达旦地在旁守着。到后第三天晚上，房东说他的一位叔祖死了，同我商量可不可以把收音机带去，给守灵的乡亲们解解闷。我当然去了。一间黑洞洞的祠堂般的大屋子里坐满了人。我打开收音机，把它摆在掀起的棺盖上。守灵的老乡们一边吧嗒着烟袋锅子一边听，他们开心，似乎也慰藉了死者的幽灵。

原以为就这么同老乡们住下去了，不久才知道，那仅仅是权宜之计。下来的首项任务就是搞基建，计划盖一大片住房，做永不回城的准备。

工地距“过路胡”有六七里，在滨湖的高坡上。房子盖齐，下一步